

# 血与火

(家史)



千万不要忘記階級鬥爭

# 血 与 火

(家 史)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鄭州

# 血 与 火

(家史)

\*

河南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 (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)

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一号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\*

豫总书号：3248

787×1092 耗 1/32·1 $\frac{7}{8}$  印張·26,000 字

1965 年 7 月第 1 版(农村版) 196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81,000 册

統一书号：T 3105·334

定 价：(5) 0.14 元

## 致 讀 者

亲爱的讀者：

为了配合我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，我們已先后出版了《血泪春秋》《工人家谱》《告状恨》《亲与仇》等几本贫农家史。这些家史，着重揭露了在旧的社会制度下，反动统治阶级是怎样压迫和剥削广大贫苦农民的。

《血与火》这本贫农家史，则着重反映在旧社会反动政权、反动阶级的血腥迫害下，贫苦农民是怎样进行反抗斗争的。我們从这本书中，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活生生的、可歌可泣的反压迫、反剥削的斗争场面。

俗話說：“物極必反”。這些貧苦農民的反抗鬥爭，正說明了這個道理。在舊社會，地主惡霸，土豪劣紳，歷來依仗權勢，踐踏農民，農民忍無可忍，才起來進行反抗。這完全是反動統治階級逼出來的。

睢縣的崔登煥一家，在舊社會的摧殘下，餓死的餓死，凍死的凍死，累死的累死，逼死的逼死，一家人幾乎死絕。他自己也被地主惡霸逼得東奔西跑，無處存身。這世世代代的深仇大恨，逼得他不得不起來進行反抗。

鄧縣景營村的貧苦農民，受盡了惡霸地主景相雲的種種折磨和迫害，在這種情況下，貧農景雲貴才率眾抗暴，和惡霸地主景相雲展開了一場又一場的激烈鬥爭。

澠池縣的李鉄矛，也是在惡霸地主逼得生死無路的情況下，才殺掉了他的生死對頭。

這些家史告訴我們：不管反動階級如何凶惡殘暴，貧苦農民決不是任人宰割的綿羊，他

們的階級地位決定了他們必然要起來進行反抗。雖然，在自發的反抗鬥爭中，會受到反動統治階級更殘酷的階級報復，付出更大的犧牲，但是，它卻反映出被壓迫階級寧願站着死、不願跪着生的高尚品質。

今天，世界上還有帝國主義存在，還有各國反動派存在；我們國內，蔣介石殘余匪幫還盤踞着台灣。這些地區的人民，還在遭受着種種苦難。因此，我們一定要繼承和發揚老一輩的敢于反抗、敢于鬥爭的革命精神，繼續向這些牛鬼蛇神進行堅決的鬥爭，為實現全人類的最髙理想——共產主義而奮鬥到底！

編 者

一九六五年六月

## 目 录

- 英勇不屈..... ( 1 )
- 血与火..... ( 17 )
- 以牙还牙..... ( 35 )

# 英 勇 不 屈

中共睢县县委宣传部整理

## 仇恨的种子

远在童年时代，在崔登焕小小的心灵里，就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。那时，人老几辈的悲惨遭遇，经常在他脑子里翻腾，使他从小就恨透了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地主老财。

崔登焕的祖上，原先住在河南长垣县兰同集的黄河滩上。有一年秋天，滚滚的黄水漫过了兰同集，吞没了许多农民的生命财产。崔登焕的曾祖父好容易在惊涛骇浪中抢救出了妻儿老小后，就领着一家人，沿着残堤，踩着稀泥，一步一陷地逃往他乡去了。

不知走了多少天，一家人来到了睢县郭八村。为了糊口，崔登焕的曾祖父想租几亩地种，可是地主们一看他穷得一无所有，一家人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，就把嘴一撇，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：“我的地是打粮食的，不是叫人摆弄着玩的！”结果，几家地主都不



肯把地租給他种。

在那万恶的旧社会，有地种的农民还不能保命，靠要飯怎么能活下去！不几天，崔登煥的曾祖父和曾祖母便先后餓死在破庙里。

又过了几年，崔登煥的祖父不知踩了多少門檻，說了多少好話，总算租种到了蔣辛庄大地主蔣亮西的几亩地。从此，一家人終日在风里雨里滾来滾去，盼望着能有碗安生的稀湯喝。

說起蔣家大地主，真是恶貫滿盈，人人痛恨。蔣亮西的上一輩在清朝末年和軍閥混战时期就曾当过大官，仗着有权有势，霸占了二三十頃好地。蔣亮西的大儿子蔣道生，娶了五房姨太太，終日吃喝玩乐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。仅他家喂养的鸚鵡、狗、猫就有三百多只；每天喂养狗、猫的肉，就得一百三十多斤。蔣家門前阴气森森，恶狗成群，見人就咬，誰也不敢从他門前过。

蔣家地主剝削佃戶的花样多得很，除了一般地租剝削以外，粮食打下来，先得抽十分之一的“数子粮”，然后才能分，再加上扣除这样那样的“欠債”，分到佃戶手里的已經是很少很少的了。此外，蔣家地主还規定：每逢八月十五、正月初一两个节日，佃戶家每一口人都得送一只母鸡，这叫送“地鸡”。崔登煥家人口多，一次就得送一二十只。有一年，因为

“地鸡”繳不上，崔登煥的祖父被毒打一頓，关了起来。后来，求亲托友，东借西湊，把鸡繳上，才把祖父贖了回来。

就这样，崔登煥家一年到头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到場光地淨时还得掂棍去要飯。就在这样的艰苦日子里，崔登煥的祖父和祖母又接連死去：一个累死在地里，一个冻死在雪窩里。

后来，崔登煥的父亲崔荣信兄弟四人为生活所迫，只得强忍着饥寒，都給蔣家地主扛长工。

有一年冬天，大雪紛飞，地冻三尺，崔家一家人已經几天沒有掀鍋盖了。可是蔣家地主哪管穷人死活，就在这滴水成冰的天气里，还硬逼着崔登煥的父亲和四叔，赶大車往杞县給蔣亮西的姨太太送劈柴（蔣家在杞县也有房宅）。在轉回的途中，崔登煥的四叔冻僵在車上。虽然当时在穷人家寻了一碗热湯把他灌醒了，但到家后三天便死去了。

崔荣信埋葬了弟弟，为了一家人的生活，压下了仇恨，仍然干了下去。他年复一年地干，头发愁白了，脊骨累弯了，但三天还是盖两天鍋。一年麦罢，地主的算盘珠子一响，將崔荣信的工錢扣得一干二淨。眼看一家人又要挨餓，崔荣信只好忍着气憤，掂起布袋，向蔣家借粮。他向蔣道生好話說了千千万，但狠心的蔣道生，还是黄眼珠子一瞪，大罵三声，一

粒粮食不借。崔荣信当时气得头晕脑胀，回家就得了重病。一家人饭还吃不上，哪里有錢治病呢！沒停多久，連病带餓，崔荣信就去世了。临絕气前，他把崔登煥叫到跟前，用尽气力，把家里人老几輩受財主的欺压叙說了一遍，最后嘱咐說：“登煥，你也长大啦，往后你可……别忘了你老爷、你爷、你爹和你叔是咋死的呀！……要爭口气报仇啊！……”

崔登煥的眼泪像泉水似的涌了出来，他握紧了小小的拳头，对着父亲說：“爹爹的話，我一輩子也忘不了！”

## 倔强的反抗

为了生活，崔登煥很小就跟着爹爹在蔣家扛活。自从爹爹临死时向他說了那些話以后，他再也干不下去了，就想馬上迈出蔣家大門。可是，一个十多岁的孩子，能到哪里去安身呢？万般无奈，只得还呆在这里。这时他經常想：俺家人老几輩，都是在財主家干活时累死、餓死的。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！从此，他看見蔣家地主，就像見到了吃人的野兽一样，恨不得一口咬死他們。

一个炎熱的上午，有个要飯的妇女被蔣家的黃狗咬得順腿流血。这时，站在一旁的蔣家地主不但不攆

狗，还张着大嘴狞笑。崔登焕一看，怒火难遏，掂起大棍把黄狗打得夹着尾巴叫着跑开了。蒋道生一見他打了黄狗，气得吹胡子瞪眼睛，指着崔登焕大罵：

“咬死要飯的不要紧，你要是打死了我的黄狗，非要你抵命不可！”第二天上午，蒋道生正在大門底下逗黄狗取乐，見崔登焕从外面走来，随手向崔登焕一指，黄狗立时怪叫着扑到崔登焕身上，在他的左胳膊上咬了一个二寸多深的大口子。崔登焕立时晕了过去。蒋道生在一旁嘎嘎大笑着說：“你看，我的狗也不是好惹的！昨天你打它一棍，今天，它可找你报仇哩！”崔登焕醒来后，越想越气，心里說：狗財主，破上不干，这口气我也非出不可！

为了出出这口冤气，一天晚上，蒋道生心爱的这只黄狗正在窩里臥着，崔登焕端了一大盆滾水，照着黄狗浇去，立时，狗身上起了一身燎泡，沒过几天黄狗就死了。蒋道生发现黄狗死了，大发雷霆，虽然怀疑是崔登焕干的，可是又抓不住把柄，只得胡乱找个錯，将崔登焕赶出了蒋辛庄。

崔登焕离开了蒋辛庄，来到李小楼村地主袁立庭家当长工。袁立庭是个“兽医”，可是他給牲口看病有两不看：拿礼少了不看；穷人的牲口不看。他光看地主的大驢子大馬。每逢农民牵着牲口来看病，他便躲在屋里不出来，硬說不在家。崔登焕看到这种情

况，非常气愤。

有一次，崔登焕正在門前站着，看見一个农民牵着一头毛驴来給牲口看病，便走上前去低声說：“袁立庭不給穷人看牲口，狗日的真气死人！我給你想了个办法，非叫他看不可！你跟我来！”說着，他就把这个农民一直領到袁立庭的堂屋里。袁立庭躲閃不过，只得看了。事后，他把崔登焕大罵了一頓。

崔登焕挨了罵，心中很是恼火。当天晚上，他爬到后园的梨树上，故意用力搖晃树枝，发出一陣嘩嘩啦啦的响声。袁立庭一听以为有人偷梨，掂起大棍，高声罵着跑来。等袁立庭走到树底下，崔登焕便使劲地搖起梨树。青梨如鉄蛋一般，扑扑答答砸在老家伙的头上、身上，砸得他嗷嗷叫着抱头窜圈了。

袁立庭跑回屋里，气得渾身发抖，大声呼叫崔登焕去抓偷梨的，可是喊来喊去也喊不应。原来，崔登焕在惩罚了袁立庭以后，就一声不响地离开了这个狼窩。

崔登焕又来到田畔村，給地主楊景文当长工。那年楊景文的老婆去刘关庙走亲戚，非叫崔登焕用小車推送。說起这个地主婆，胖得出奇，少說也有一百五十斤，活像一只老母猪。一辆小小的手推車，坐上这个老母猪，又坐上她的外甥和外甥女，車后又橫三捆甘蔗、半布袋萝卜，外加三棵大白菜和一籃子东西，

总共不下四百斤。崔登煥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，能有多大力气！他搭起車絆，一駕車把，就像一座小山压在身上，压得他两腿发軟。途中，累得崔登煥滿脸通紅，汗如雨下。但那地主婆还破口大罵，一个劲地說走得太慢。崔登煥又累又气，听她一罵，更加恼火，心里說：“我非治治你不行！”

天刚过午，当他推着小車走到一个坑边的时候，車輪在高低不平的小道上顛簸起来。地主婆正在車上前傾后仰，崔登煥一个念头掠过，就說：“坐穩呀！路不好走！”話刚落音，便故意把脚一蹠，滑下坑坡，順势将車子一歪，速人带东西翻到坑里。地主婆一头扎在泥窩里，嚎叫着爬了上来，两个地主崽子也弄得滿身污泥。

回来以后，楊景文听老婆訴說一遍，馬上把崔登煥叫到跟前罵道：“你不想活了，敢把你奶奶推到坑里？”

“那坑沿的小路又窄又不平，我想叫她下来，又怕她不肯，我就推了过去，誰知脚一蹠，車子就下去了。在那小路上，几百斤重的車子，誰也不敢保险不翻車！”

楊景文干气沒啥說。可是，这老家伙又总想在崔登煥身上出出气。有一次，楊景文和他的侄子、伪保长楊立田勾結起来，有意叫崔登煥出差掏“官井”。

一天，崔登煥刚从井里爬出来，还没歇一下，楊立田走过来，非叫他立时再下去不可。崔登煥心想，你这家伙心真狠，我刚上来就叫下去，連歇一下都不叫，就接上說：

“我才上来，就不叫歇一歇！”

“歇歇？你只要不吃飯，情歇啦！”

“我就不下！”

“好！你敢跟我頂嘴！”說着，楊立田抓起粪叉就打。崔登煥一个箭步上去，夺过粪叉，照着楊立田一拳打去，滿嘴流血。楊立田仗着自己是保长，就喊叫民工把崔登煥綁起来打，可是民工們一动不动。楊立田碰了一鼻子灰，自己又打不过崔登煥，只得捂着臉灰溜溜地窜了。

楊立田挨打后，就勾結伪区队的郇大头来到崔登煥家，将崔登煥綁起带走了。

到了伪区部，崔登煥責問郇大头說：“我犯了啥法，你們把我綁来？”

“你打伤了人，还装什么迷！”

“我打伤誰啦？叫他站出来让我瞧瞧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楊立田打了我，民工們可以作証，你們为什么不去綁他？”

郇大头被崔登煥責問得干瞪着眼沒話說，只是吼

叫道：“給我把他押到牢房里去！”

反动派都是无利不图的。第二天，郇大头心想：楊立田这家伙光叫我綁人，連个鉄釘都沒有給我送；再說从这个小长工身上也榨不出啥油水来。于是，郇大头就将崔登煥放了。

后来，崔登煥又来到虞城县小霸村給地主張前詩当长工。

这时候，正是国难深重的年月，日本鬼子已經侵占了虞城县城。国民党反动派早已逃得无影无踪。鬼子在这里奸淫烧杀，无恶不作。那些无耻投降了日本鬼子的国民党大小官僚，与鬼子狼狽为奸，作尽了种种坏事。崔登煥每逢見到这种情形，气得咬牙切齿，头上直冒火星，恨不得掂起刀杀尽这些豺狼。

有一天，崔登煥給地主推麦，走到张楼时，天气热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他刚停下車坐到一棵树底下歇着，忽然看見离自己不远的井边，有一个脫得淨光的日本鬼子，正在那里抹澡。崔登煥頓时怒火上升，两眼瞪得溜溜圓。这时候鬼子又招手叫崔登煥到跟前，嘴里噤哩咕嚕地說着什么，似乎是想需要什么东西。鬼子見崔登煥摇头表示不懂，抓起大刀要劈。崔登煥再也忍不住了。把心一橫：“拚了吧！”崔登煥向前一扑，一把抓住了鬼子的刀柄，照着鬼子肚子就是一脚，那鬼子哎哟一声，立时倒在地上昏了过去。崔登煥拿起



大刀，正想往鬼子身上猛砍，突然有一个农民在远处喊：“还不快走，鬼子来了！”崔登焕听到喊声，扔下大刀就跑了，一口气跑回蒋辛庄，躲到了堂兄家里。这天晚上，崔登焕躺在床上翻来复去，怎么也睡不着，数年来他单人匹马地向地主反抗的情景，又一幕一幕地呈现在他的眼前。他想：自己虽然向地主作了些反抗，可是如今还是日本鬼子和地主老财的天下。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穷苦人受苦受气的世道呢？怎样才能给祖辈几代报仇雪恨呢？崔登焕想来想去，想不出一个好办法。

## 胜利的道路

不久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开始在这一带活动，地方上也陆续地建立起抗联组织。

“共产党的游击队来了！”崔登焕听到这个消息，常常兴奋得睡不着觉。他到处寻找这支队伍。可是，他一连找了几个夜晚，跑遍了附近的几个村庄，还是不见影儿。

一天傍晚，几个农民打扮的抗联干部来到了蒋辛庄。崔登焕听说共产党来了，把他高兴得一蹦三尺高。他立即找到抗联干部，向他们诉说了自己多年的痛苦、悲愤和愿望。